

·中国典籍在海外·

与《诗学》比肩的《文心雕龙》

□ 曹轩梓 何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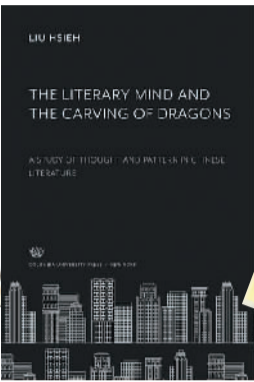
兴滕宏翻译的日文版《文心雕龙》，筑摩书局出版社，1968年



崔信浩翻译的韩文版《文心雕龙》，汉城玄岩社，1975年



法文版《文心雕龙》，陈蜀玉译



施友忠翻译的英语全译本《文心雕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



阿丽西亚·雷琳克·埃莱塔译的西班牙语版《文心雕龙》，科马雷斯出版社，1995年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经典，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鲁迅曾评价：“东则有刘彦之和《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可见《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都是开源发流的世界文学理论经典。

刘勰字彦和，素有“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的著书志向。《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囊括了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创作论阐释了艺术想象、写作构思、情辞关系、篇章结构、文体风格、艺术技巧，批评论则论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自然、作家修养、鉴赏原理等。时至今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阐释已发展成一门单独的学问，简称“龙学”。

《文心雕龙》最早古本为1899年在敦煌遗书残卷中发现的唐写本，今存于大英博物馆。被引述参考较多的版本有：元代刊于嘉兴郡学的十卷本、明代梅庆生的音注本、清代黄叔琳的《辑注》、四库全书收录本以及纪昀评本。近代之后，先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集历代注释之大成，后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王运熙的《文心雕龙探索》、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等，是这一时期“龙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笔者依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检索，以“文心雕龙”为图书名，外文书籍文献信息为1347条，涉及语种10多种，其中英语译本63种，日语译本16种，德语译本6种，法语译本4种。

《文心雕龙》在亚洲

《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经典，对亚洲各国文学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流淌两千载，泽被六千里。

悠悠古运河，滋养了沿途多座大中型城市，孕育了中国本土城市的原生文化。

近年来，城市文化的研究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即将相对分散独立的都市文化进行整合，由此形成跨时空的城市文化叙事。

刘士林编著的《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聚焦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商丘、开封、郑州和洛阳等21座运河古城，追忆这些城市依托运河发展的历程，阐释它们在运河流域的重要地位和南北交流中的独特功能，展示了运河城市深厚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缤纷绚丽的人文图景，呈现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运势和劲健勃兴的气象。

作者对各城历史文化谙熟于胸，上至历代政权对运河的擘画构想和策动设计，下到每个城市的开埠设治、行政治理和经略运营，这些丰赡多维的内容被叙述得疏密有度，运河城市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主要事件和重要景观，运河城市的盎然诗意和悠然神韵在书中律

早在唐代，《文心雕龙》抄本已东传日本，藤原佐世（847~898）在《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曾摘录《文心雕龙》十卷的著录。到享保十年（1731年），日本出现了两部《文心雕龙》刻本，即尚古堂刊木活字本和冈白驹校正训点本。19世纪末，松濂澄出版的《中国古文学略史》里介绍了《文心雕龙》的理论和作者生平。

20世纪初，日本“龙学”全面兴起。“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铃木虎雄教授在京都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对《文心雕龙》唐写本进行校勘，纠正各种讹误500余处，先后出版了《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之后日本出现了一批龙学研究的著述。斯波六郎在1952年发表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文，对范文澜《文心雕龙》讹误与补遗多达400余处，极具学术参考价值。1968年筑摩书局出版第一个现代日语《文心雕龙》全译本，由日本汉学家兴滕宏以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为底本进行翻译。之后门胁广文、安东凉等人，把“龙学”拓宽到宗教、美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门胁广文撰文从文章内容、表达形式论证了《文心雕龙》对日本《古今和歌集》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今年4月查阅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CiNii），发现与《文心雕龙》相关的研究文章多达115篇。

《文心雕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最早可溯源至新罗时期。公元890年，在唐代生活19年的新罗诗人崔致远就引用《文心雕龙》中的词句“迅足骏驶，后发前至”，形容不染和尚的聪明才智，新罗时代景文王也征引《文心雕龙》中文句，向不染和尚询问般若境界。高丽晚期名儒李穡在诗文中用《文心雕龙》的词句来抒发情感，朝鲜时代文人徐居正摘引《文心雕龙·辨骚》中的词句表达知音难求。1975年，第一个朝鲜语（韩语）译本由

汉城玄岩社出版发行。1994年，汉城民音社出版了耗时6年的崔东镐译本，3年解读、翻译，3年审定注疏、编辑人名附录。

《文心雕龙》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说明，亚洲汉字文化圈以中华文化为中心，中华文化经典构成了文化圈共同的思想、文化源头。在对这些文化经典的传承、阐释与研究过程中，不断强化经典共通性、一致性的思想原则和理论框架，同时也衍生出了各自的文化特点。

《文心雕龙》在欧美

《文心雕龙》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

欧美世界一直以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文论基础，“诗”不单指诗歌类体裁，而是包括所有古希腊文学艺术，涉及悲剧、喜剧以及史诗三类文体。亚里士多德强调诗的本质是“创造性摹仿，即反映现实”，以此将诗与自然科学、哲学等其他认识活动区分开来。从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16世纪西班牙作家维加，到18世纪德国文学家歌德，都推崇诗学理论。

《文心雕龙》强调从文学构思到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作家与创作对象之间的物我交融，这是中国特有的“主客体合一”宇宙观、认识论在文学理论上的典型呈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主客体对立二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文心雕龙》学术术语内涵深邃、用典考究，没有一定程度的古汉语基础很难读懂。因此，《文心雕龙》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中，华裔学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9年，美国华裔学者施友忠出版了《文心雕龙》第一部英文全译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开篇前40页，介绍了从西周至齐梁时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原则、刘勰生平、后世学者对《文心雕龙》

的评论以及孔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哲人的思想观念，并附录了核心术语词汇表。这个英译本影响巨大，让欧美学术界体会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博大精深。笔者今年4月检索OCLC数据库发现，全世界有389家图书馆收藏了该译本。

1964年，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刊载了中国学者何如撰写的《文心雕龙五篇》（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音）。1984年，朱利安·弗郎索瓦在《远东远西》杂志上发表了其翻译的《文心雕龙·宗经》，之后又发表了《想象力的产生：思考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中的提问方法》和《刘勰的辩证理论》。《文心雕龙》第一本法语全译本是在2006年由陈蜀玉教授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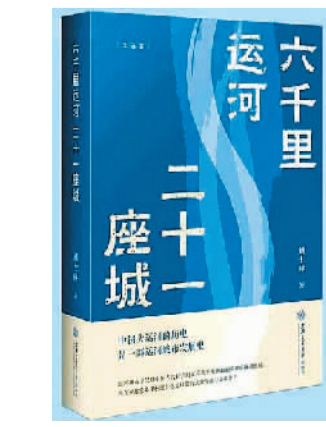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在欧美世界的翻译与传播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龙学”学者，如美国的戈登·费威廉、吉布森·宇文所安，法国的毕茉莉，瑞典的罗多弼，苏联的波兹涅耶娃、李谢维奇等。其中，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翻译的《文心雕龙》18篇英译本，被收录到哈佛大学权威教程之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戈登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论是最深刻的文学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比毫不逊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庆炳认为，刘勰提出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文学批评观念：文道序列、情志序列、辞采序列。他开篇提出的“以自然为文之道”，给文学树立了一个根本性规定。显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宇宙观、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体系，强调人与自然、万物为一体，强调文学作品是人与自然万物彼此共鸣的关系呈现，即“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与西方认识论中所表述的主客分离有着本质区别。《文心雕龙》中这些用西方文化语境难以解释的文学理论概念，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

的重要母体和江南文化的主要根脉；“第十九城”追忆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京清明时节的繁华景象，而汴河恰恰是隋唐大运河的有机构成，滋养了汴京的昌旺商业和淳朴民风。

水是有灵性的。大运河哺育了两岸城市的生灵与文化，历经历史风雨的冲刷，运河城市从过去的“地理空间”递嬗为当下的“文化空间”。

风华绝代的大运河城市，不仅承载着古代文人的价值追求，更寄寓着当下学者的学术理想和文化期许。



一水滋养21颗明珠

□ 刘金祥

动飞扬。

文化地理学原理表明，运河城市文化具有流动、活态、线性、网状等特征，是文化传承利用中最具吸引力、亲和力的柔性媒介，便于书写和传布。《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以运河沿岸城市为基本单元，采用历史记述与理性阐发相结合的方式，对运河城市文化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真切呈现。

该书不仅铺陈了运河城市变动不停的河道整伤，还阐述了历朝历代运河城市的变化：如“第一城”中元世祖下诏开凿疏浚从北京西山到通州通惠河，打通了大运河连接元大都的阻碍；“第二城”中明永乐皇帝派员在南运河与海河间修建天津城，开启了天津卫1400年的历史；“第五城”中明清嘉靖年间有司对临清加以扩建，使得鲁西北的寂寞小城短时间内跃升为“繁华压两京”的“玉带城”；“第七城”中

蒙元政权根据郭守敬的勘察结果对隋唐运河裁弯取直辟建京杭大运河，“万物洞澈”的济宁借机华丽转身为“江北苏州”“运河之都”；“第十四城”中明代官府将无锡漕运路线由穿城而过改为绕行城东运河，使“不通车马只通舟”的无锡水运更加繁忙。

每个城市都被注入运河素质且赋予运河底色：“第三城”记述押运漕粮的镖局途经尚武风尚热烈的沧州，要撤下旗号、不喊镖号、悄然而过；“第七城”描摹运河济宁段拉纤船工“吼”出威猛刚健的《拉蓬号》《拉纤号》等劳动号子，为运河城市注入草根色彩；“第十二城”引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运河镇江段战略地位的精湛阐释，体现了一代革命先行者的宏阔伟略与远见卓识；“第十五城”讲述与苏州枫桥有关的历代诗词名篇，从侧面彰显了运河是苏州文化



廊桥

山川中的文化遗迹

□ 李钊

中国廊桥是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合，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营造技艺，也是世界文明宝库的一大奇观。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曾散落着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各色廊桥，每个廊桥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美。千年以降，它们经历各地区文化的“裂变”“撞击”和“融合”，构成连通华夏广大地域的时空节点，传承着厚重的中华文明。

《廊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特邀撰稿人鲁晓敏和有“中国廊桥摄影第一人”之称的吴卫平联手呈现的一场穿越历史江河的文化寻访之旅。跟随他们的足迹，我们对廊桥的记忆，不再停留于《廊桥遗梦》的西式浪漫爱情，而是感知廊桥弥漫在诗与远方尽头的迷人风韵和千古风流以及它的躯体里蕴含着的重德崇祖、尚礼持重、健康含蓄的精神血脉和持续的生命力。

“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游历世界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目睹800多米长龙一般富丽堂皇的安顺廊桥后，在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上记下了他的震撼，这声对廊桥之美的惊叹穿越历史江河，回响至今。

廊桥的形制之美是有传承的，从成都平原出发，进入甘肃，继而传入河南，再从浙江传入福建、江西，甚至更远的西南地区，对各种木结构桥梁营造技术的吸收以及当地传统木文化的渐次融入，使廊桥构造上含屋、亭、台、楼、阁、殿等传统建筑为一体，工艺上集木雕、石雕、砖雕、彩塑、彩绘等工艺于一身，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集大成者。

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安顺廊桥，与西汉时期建造的木结构廊桥一脉相承，数百年风雨沧桑都未能消磨掉它的意志和精神。打开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画卷中部一座状若彩虹的木拱桥横跨汴河，全卷的情节高潮就发生在此处，令观者过目难忘。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汴水虹桥的营造技艺早已失传，却未曾想在多山多水的闽浙边界乡村，百余座木拱廊桥的结构、形态、气势、美学、跨度上，都能找到虹桥的影子。如今，多地文物部门和民间乡众保护修缮古代廊桥，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建造了一些新的廊桥。

如果马可·波罗能更为深入地了解廊桥的前世今生，那么让他惊叹的，绝不限于廊桥的形制之美，更有廊桥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木文化土壤中的内蕴之美。历经风雨洗礼、发展演变，廊桥已不只交通建筑这一单一属性，而是兼具实用功能和精神功能。一座座看似貌不惊人的廊桥，不仅与先民跨越河流的愿望相关，更与他们仁者爱人的精神世界相通。



浙江泰顺县文兴桥 吴卫平摄

阅览室晨读岁月

□ 刘君英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

我供职单位的阅览室虽然没有图书馆那么大气，那么有气势，藏书也不算多，但对我来说，亦如天堂一样美好，守候它的时光令我难忘。

做了8年专职律师后，我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检察官。

以前做律师的时候，我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调查取证，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慷慨陈词，整天忙忙碌碌、风风火火，非常充实。但入职检察院后，每天除了打扫阅览室、整理图书、给新书贴标签外，还有些信息等文字材料的撰写。

有一次，领导安排我写一篇调研报告，我在网上搜罗各种范文借鉴，但是真正动起笔来，还是倍感吃力。憋了好几天，后来只好应付交差。这件事儿警醒了我，让我发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于是决定在阅览室找点书好好补补。谁料，之前东奔西跑的律师生涯，让我一时定不下心来字斟句酌地仔细阅读，很多书囫圇吞枣，读到一半就放弃了。

一天整理书架，看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名看着有趣，我就顺手翻读起来。在书中，村上春树讲述了他成名前的生活，当时他经营着一家店铺，白天要记账、检查进货，还要钻进吧台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之后，回到家中，又坐在厨房餐桌前写

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读到这一段，我由衷佩服村上春树的高度自律和高效的行动力，其中一句“因为今天有点不想跑步，所以更要去跑步”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悟到人要善于与自己的惰性做斗争。

打那以后，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上班，在阅览室淡淡墨香中，用静心阅读开启一天的工作。先是用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看完了《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规范》、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法学书籍，深入了解检察机关运行机制；接下来深耕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懂得了什么叫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研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明白了什么叫意识流写作；看川端康成的《雪国》，领略了日本物哀文学的风采……每次晨读结束，抬头看着天边逐渐消散的朝霞，我心情分外平和，往日浮躁、不安的心慢慢沉静下来。

读书虽然不能迅速读出个什么颜如玉和黄金屋，但知识一旦源源不断被自己吸收，便会越积越厚，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发生质的改变。通过几年不间断地读书和写作，我撰写的不少文章在各大媒体刊发，我还被省里评为检察理论研究人员。这时距离我第一次走进那间小小的阅览室，已经过去了6年。

如今，我已不在检察院工作，但每每忆起阅览室这段读书时光，心中总会泛起淡淡的幸福。